# 後漢書/卷3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六 ◄

後漢書
卷三十七·桓榮丁鴻列傳　第二十七
桓榮　子郁　孫焉　曾孫鸞　玄孫典　玄孫彬　丁鴻

► 卷三十八

## 桓榮

桓榮字春卿，沛郡龍亢人也。〈《續漢書》曰：「榮本齊人，遷于龍亢，至榮六葉。」《東觀記》曰：「榮本齊桓公後也。桓公作伯，支庶用其謚立族命氏焉。」〉少學長安，習歐陽尚書，事博士九江朱普。〈朱普字公文，受業於平當，爲博士，徒衆尤盛。見《前書》。〉貧窶無資，〈字林曰：「窶，空也。」〉常客傭以自給，精力不倦，十五年不闚家園。至王莽篡位乃歸。會朱普卒，榮奔喪九江，負土成墳，因留教授，徒衆數百人。莽敗，天下亂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，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，後復客授江淮閒。

建武十九年，年六十餘，始辟大司徒府。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，選求明經，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，以尚書授太子。世祖從容〈從音七容反。〉問湯本師爲誰，湯對曰：「事沛國桓榮。」帝即召榮，令說尚書，甚善之。〈謝承書曰：「何湯字仲弓，豫章南昌人也。榮門徒常四百餘人，湯爲高第，以才明知名。榮年四十無子，湯乃去榮妻爲更娶，生三子，榮甚重之。後拜郎中，守開陽門候。上微行夜還，湯閉門不納，更從中東門入。明旦，召詣太官賜食，諸門候皆奪俸。建武十八年夏旱，公卿皆暴露請雨。洛陽令著車蓋出門，湯將衞士鉤令車收案，有詔免令官，拜湯虎賁中郎將。上嘗歎曰：『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，何湯之謂也。』湯以明經嘗授太子，推薦榮，榮拜五更，封關內侯。榮常言曰：『此皆何仲弓之力也。』」〉拜爲議郎，賜錢十萬，入使授太子。每

朝會，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。帝稱善，曰：「得生幾晚！」會歐陽博士缺，帝欲用榮。榮叩頭讓曰：「臣經術淺薄，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、揚州從事皐弘。」帝曰：「俞，往，女諧。」〈《續漢書》曰：「閎字作明。」俞，然也。然其所舉，勑令往，言汝能和諧此官。謝承書曰：「皐弘字奉卿，吳郡人也。家代爲冠族。少有英才，與桓榮相善。子徽，至司徒長史」也。〉因拜榮爲博士，引閎、弘爲議郎。

車駕幸大學，會諸博士論難於前，榮被服儒衣，溫恭有蘊籍，〈蘊籍猶言寬博有餘也。蘊音於問反。〉辯明經義，每以禮讓相猒，〈猒，服也。音一葉反。〉不以辭長勝人，儒者莫之及，特加賞賜。又詔諸生雅吹擊磬，〈吹管奏雅頌也。〉盡日乃罷。後榮入會庭中，詔賜奇果，受者皆懷之，榮獨舉手捧之以拜。帝笑指之曰：「此真儒生也。」以是愈見敬厚，常令止宿太子宮。積五年，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，乃聽得出，旦一入而已。榮嘗寢病，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，賜以珍羞、帷帳、奴婢，謂曰：「如有不諱，無憂家室也。」〈不諱謂死也。死者人之常，故言不諱也。〉後病愈，復入侍講。

二十八年，大會百官，詔問誰可傅太子者，羣臣承望上意，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。〈言可任也。〉博士張佚正色曰：「今陛下立太子，爲陰氏乎？爲天下乎？即爲陰氏，則陰侯可；爲天下，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。」帝稱善，曰：「欲置傅者，以輔太子也。今博士不難正朕，況太子乎？」即拜佚爲太子太傅，而以榮爲少傅，賜以輜車、乘馬。榮大會諸生，陳其車馬、印綬，曰：「今日所蒙，稽古之力也，可不勉哉！」榮以太子經學成畢，上疏謝曰：「臣幸得侍帷幄，執經連年，而智學淺短，無以補益萬分。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，通明經義，觀覽古今，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。斯誠國家福祐，天下幸甚。臣師道已盡，皆在太子，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。」〈《續漢書》曰：「三公東西曹掾四百石，餘掾比二百石。」歸猶謝也。〉太子報書曰：「莊以童蒙，學道九載，而典訓不明，無所曉識。夫五經廣大，聖言幽遠，非天下之至精，豈能與於此！〈此上二句，《周易》之繫辭。與音預。〉況以不才，敢承誨命。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，上則通達經旨，分明章句，〈《前書》丁寬受學於田何，學成，何謝寬，寬東歸，何謂門人曰：「易東矣。」是先師謝弟子。〉下則去家慕鄉，求謝師門。〈《韓詩外傳》曰「孔子行，見皐魚哭。孔子曰：『子非有喪，何哭悲也？』皐魚曰：『吾少而好學，周流諸侯，以沒吾親。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。往而不可追者年也，去而不見者親也。』孔子曰：『弟子識之。』於是門人辭歸者十有三」也。〉今蒙下列，不敢有辭，願君慎疾加餐，重愛玉體。」〈史記曰：「伏聞太后玉體不安。」君子於玉比德，故以言也。〉

三十年，拜爲太常。榮初遭倉卒，與族人桓元卿同飢戹，而榮講誦不息。元卿嗤榮曰：「但自苦氣力，何時復施用乎？」榮笑不應。及爲太常，元卿歎曰：「我農家子，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！」〈東觀漢記曰：「榮爲太常，元卿來候榮，榮諸弟子謂曰：『平生笑盡氣力，今何如？』元卿曰：『我安能知此哉！』」〉

顯宗即位，尊以師禮，甚見親重，拜二子爲郎。榮年踰八十，自以衰老，數上書乞身，輒加賞賜。乘輿嘗幸太常府，令榮坐東面，設几杖，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，天子親自執業，每言輒曰「大師在是」。〈《東觀記》曰「時執經生避位發難，上謙曰『大師在是』」也。〉既罷，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。其恩禮若此。

永平二年，三雍初成，拜榮爲五更。〈三雍，宮也，謂明堂、靈臺、辟雍。《前書》音義曰：「皆協天人雍和之氣爲之，故謂三雍。」五更，解見明紀。〉每大射養老禮畢，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，執經自爲下說。〈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。〉乃封榮爲關內侯，食邑五千戶。〈《東觀記》曰：「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。《詩》云：『日就月將，示我顯德行。』乃封之。」〉

榮每疾病，帝輒遣使者存問，太官、太醫相望於道。及篤，上疏謝恩，讓還爵土。帝幸其家問起居，入街下車，擁經而前，撫榮垂涕，賜以牀茵、帷帳、刀劒、衣被，良久乃去。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，不敢復乘車到門，皆拜床下。榮卒，帝親自變服，臨喪送葬，賜冢塋于首山之陽。〈首陽山在今偃師縣西北也。〉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，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，其餘門徒多至公卿。〈《華嶠書》曰：「榮弟子丁鴻學最高。」〉子郁嗣。〈《華嶠書》曰：「榮長子雍早卒，少子郁嗣。」〉

論曰：張佚訐切陰侯，以取高位，危言犯衆，義動明后，知其直有餘也。若夫一言納賞，志士爲之懷恥；〈秦兵圍趙，時魯仲連在趙，因說令退兵。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爲仲連壽，連笑曰：「所貴於天下之士者，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。即有取者，是商賈之事也，而連不忍爲也。」遂去，終身不復見。見史記也。〉受爵不讓，風人所以興歌。〈《詩·小雅·角弓篇》曰：「受爵不讓，至於己斯亡。」風人猶詩人也。〉而佚廷議戚援，自居全德，〈佚諫云「當用天下之賢才」，而乃自當其任，故曰「自居全德」。全德言無玷缺也。莊子曰「是謂全德」也。〉意者以廉不足乎？昔樂羊食子，有功見疑；西巴放麑，以罪作傅。〈並解見《吳漢傳》。〉蓋推仁審僞，本乎其情。君人者能以此察，則真邪幾於辨矣。〈幾，近也，音鉅依反。〉

## 子郁

郁字仲恩，少以父任爲郎。敦厚篤學，傳父業，以尚書教授，門徒常數百人。榮卒，郁當襲爵，上書讓於兄子汎，顯宗不許，不得已受封，悉以租入與之。帝以郁先師子，有禮讓，甚見親厚，常居中論經書，問以政事，稍遷侍中。〈《東觀記》曰「永平十四年爲議郎，遷侍中」也。〉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，令郁校定於宣明殿，〈《華嶠書》曰「帝自制五行章句」，此言「五家」，即謂五行之家也。宣明殿在德陽殿後。《東觀記》曰：「上謂郁曰：『卿經及先師，致復文雅。』其冬，上親於辟雍，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，復令郁說一篇。上謂郁曰：『我爲孔子，卿爲子夏，起予者商也。』又問郁曰：『子幾人能傳學？』郁曰：『臣子皆未能傳學，孤兄子一人學方起。』上曰：『努力教之，有起者即白之。』」〉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。

永平十五年，入授皇太子經，遷越騎校尉，詔勑太子、諸王各奉賀致禮。郁數進忠言，多見納錄。〈《東觀記》曰：「皇太子賜郁鞍馬、刀劒，郁乃上疏皇太子曰：『伏見太子體性自然，包含今古，謙謙允恭，天下共見。郁父子受恩，無以明益，夙夜慙懼，誠思自竭。愚以爲太子上當合聖心，下當卓絕於衆，宜思遠慮，以光朝廷。』」〉肅宗即位，郁以母憂乞身，詔聽以侍中行服。〈《華嶠書》曰「郁上書乞身，天子憂之，有詔公卿議。議者皆以郁身爲名儒，學者之宗，可許之，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」也。〉建初二年，遷屯騎校尉。

和帝即位，富於春秋，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，欲令少主頗涉經學，上疏皇太后曰：「《禮記》云：『天下之命，懸於天子；天子之善，成乎所習。習與智長，則切而不勤；化與心成，則中道若性。昔成王幼小，越在襁保，周公在前，史佚在後，太公在左，召公在右。中立聽朝，四聖維之。是以慮無遺計，舉無過事。』〈自《禮記》以下，至此以上，皆大戴禮之文也。切而不勤，謂習與智長，則常自切厲而不須勤勑，若性猶自然也。襁絡也；保，小兒被也。「保」當作「褓」，古字通也。史佚，成王時史官，名佚，賢者也。維，持也。遺，失也。〉孝昭皇帝八歲即位，大臣輔政，亦選名儒韋賢、蔡義、夏侯勝等入授於前，平成聖德。〈韋賢字長孺，魯國鄒人，治魯詩。蔡義，河內溫人也，爲韓詩，給事中也。夏侯勝，魯人也，字長公，治歐陽尚書。並見《前書》。〉近建初元年，張酺、魏應、召訓亦講禁中。〈酺等並自有傳。〉臣伏惟皇帝陛下，躬天然之姿，宜漸教學，而獨對左右小臣，未聞典義。昔五更桓榮，親爲帝師，子郁，結髮敦尚，繼傳父業，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，父子給事禁省，更歷四世，今白首好禮，經行篤備。又宗正劉方，宗室之表，善爲詩經，先帝所褒。宜令郁、方並入教授，以崇本朝，光示大

化。」由是遷長樂少府，復入侍講。頃之，轉爲侍中奉車都尉。永元四年，代丁鴻爲太常。明年，病卒。

郁經授二帝，恩寵甚篤，賞賜前後數百千萬，顯於當世。門人楊震、朱寵，皆至三公。〈《鄧隲傳》曰：「朱寵字仲威，京兆人也。篤行好學，從桓榮受尚書，位至太尉。」〉

初，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，浮辭繁長，〈長音直亮反。〉多過其實。及榮入授顯宗，減爲二十三萬言。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。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。

子普嗣，傳爵至曾孫。郁中子焉，能世傳其家學。〈《華嶠書》曰：「郁六子，普、延、焉、俊、酆、良。普嗣侯，傳國至曾孫，絕。酆、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。」〉孫鸞、曾孫彬，並知名。

孙焉

焉字叔元，少以父任爲郎。明經篤行，有名稱。永初元年，入授安帝，三遷爲侍中步兵校尉。永寧中，順帝立爲皇太子，以焉爲太子少傅，月餘，遷太傅，以母憂自乞，聽以大夫行喪。踰年，詔使者賜牛酒，奪服，即拜光祿大夫，遷太常。時廢皇太子爲濟陰王，焉與太僕來歷、廷尉張皓諫，不能得，事已具來歷傳。

順帝即位，拜太傅，與太尉朱寵並錄尚書事。焉復入授經禁中，因讌見，建言宜引三公、尚書入省事，〈省猶視也。〉帝從之。以焉前廷議守正，封陽平侯，固讓不受。視事三年，坐辟召禁錮者爲吏免。復拜光祿大夫。陽嘉二年，代來歷爲大鴻臚，數日，遷爲太常。永和五年，代王龔爲太尉。漢安元年，以日食免。明年，卒於家。

弟子傳業者數百人，黃瓊、楊賜最爲顯貴。焉孫典。〈《華嶠書》曰：「焉長子衡，早卒。中子順，順子典。」〉

玄孫典

典字公雅，復傳其家業，〈《華嶠書》曰「典十二喪父母，事叔母如事親。立廉操，不取於人，門生故吏問遺，一無所受」也。〉以尚書教授潁川，門徒數百人。舉孝廉爲郎。

居無幾，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，〈沛相。〉故人親戚莫敢至者。典獨弃官收斂歸葬，{服喪三年，負土成墳，爲立祠堂，盡禮而去。

辟司徒袁隗府，舉高第，拜侍御史。是時宦官秉權，典執政無所回避。常乘駽馬，京師畏憚，爲之語曰：「行行且止，避駽馬御史。」及黃巾賊起滎陽，典奉使督軍。賊破，還，以牾宦官賞不行。在御史七年不調，〈《華嶠書》作「十年」。〉後出爲郎。

靈帝崩，大將軍何進秉政，典與同謀議，三遷羽林中郎將。〈《華嶠書》曰「遷平津都尉、鉤盾令、羽林中郎將」也。〉獻帝即位，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官，功雖不遂，忠義炳著。詔拜家一人爲郎，賜錢二十萬。

從西入關，拜御史中丞，賜爵關內侯。車駕都許，遷光祿勳。建安六年，卒官。

曾孫鸞

鸞字始春，焉弟子也。〈《東觀記》曰「鸞父良，龍舒侯相」也。〉少立操行，褞袍糟食，不求盈餘。〈《東觀記》曰「鸞貞亮之性，著乎幼沖。學覽六經，莫不貫綜。推財孤寡，分賄友朋。泰於待賢，狹於養己。常著大布褞袍，糲食醋餐」也。〉以世濁，州郡多非其人，恥不肯仕。

年四十餘，時太守向苗有名迹，乃舉鸞孝廉，遷爲膠東令。始到官而苗卒，鸞即去職奔喪，終三年然後歸，淮汝之閒高其義。後爲巳吾、汲二縣令，〈《東觀記》曰：「除陳留巳吾長，旬月閒遷河內汲令。」〉甚有名迹。諸公並薦，復徵辟，拜議郎。上陳五事：舉賢才，審授用，黜佞倖，省苑囿，息役賦。書奏御，牾內豎，故不省。以病免。中平元年，年七十七，卒于家。子曄。

玄孫曄

曄字文林，一名嚴，〈《東觀記》「嚴」作「礹」。〉尤修志介。姑爲司空楊賜夫人。初鸞卒，姑歸寧赴哀，將至，止於傳舍，整飾從者而後入，曄心非之。及姑勞問，終無所言，號哭而已。賜遣吏奉祠，因縣發取祠具，曄拒不受。後每至京師，未嘗舍宿楊氏。其貞忮若此。〈忮，堅也。〉賓客從者皆祗其志行，一餐不受於人。仕爲郡功曹。後舉孝廉、有道、方正、茂才，三公並辟，皆不應。

初平中，天下亂，避地會稽，遂浮海客交阯，〈《東觀記》曰「礹到吳郡，揚州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，悉不受。後東適會稽，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，太守王朗餉給糧食、布帛、牛羊，一無所留。臨去之際，屋中尺寸之物，悉疏付主人，纖微不漏。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，中庭橘樹一株，遇實孰，乃以竹藩樹四面，風吹落兩實，以繩繫著樹枝。每當危亡之急，其志彌固，賓客從者皆肅其行」也。〉越人化其節，至閭里不爭訟。爲凶人所誣，遂死于合浦獄。

玄孫彬

彬字彥林，焉之兄孫也。

父麟，字元鳳，早有才惠。〈《華嶠書》曰「酆生麟」也。〉桓帝初，爲議郎，入侍講禁中，以直道牾左右，出爲許令，〈許，縣名，今許州許昌縣也。〉病免。會母終，麟不勝喪，未祥而卒，年四十一。所著碑、誄、讚、說、書凡二十一篇。〈案摯虞《文章志》，麟文見在者十八篇，有碑九首，誄七首，七說一首，沛相郭府君書一首。〉

彬少與蔡邕齊名。初舉孝廉，拜尚書郎。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爲郎，彬厲志操，與左丞劉歆、右丞杜希同好交善，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，方深怨之，遂章言彬等爲酒黨。事下尚書令劉猛，猛雅善彬等，不舉正其事，節大怒，劾奏猛，以爲阿黨，請收下詔獄，在朝者爲之寒心，猛意氣自若，旬日得出，免官禁錮。彬遂以廢。光和元年，卒於家，年四十六。諸儒莫不傷之。

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，蔡邕等共論序其志，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四：夙智早成，岐嶷也；〈夙，早也。岐，行貌也。嶷然有所識也。《詩》曰「克岐克嶷」也。〉學優文麗，至通也；仕不苟祿，絕高也；辭隆從窳，絜操也。〈窳，下也，音烏瓜反。〉乃共樹碑而頌焉。

劉猛

劉猛，琅邪人。桓帝時爲宗正，直道不容，自免歸家。靈帝即位，太傅陳蕃、大將軍竇武輔政，復徵用之。

論曰：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，以取爵位。〈謂伏生已後至伏湛也。〉中興而桓氏尤盛，自榮至典，世宗其道，父子兄弟代作帝師，受其業者皆至卿相，顯乎當世。子曰：「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」〈《論語》文也。〉爲人者，憑譽以顯物；爲己者，因心以會道。桓榮之累世見宗，豈其爲己乎！

## 丁鴻

丁鴻字孝公，潁川定陵人也。父綝，字幼春，王莽末守潁陽尉。世祖略地潁陽，潁陽城守不下，綝說其宰，遂與俱降，世祖大喜，厚加賞勞，以綝爲偏將軍，因從征伐。綝將兵先度河，移檄郡國，攻營略地，下河南、陳留、潁川二十一縣。

建武元年，拜河南太守。及封功臣，帝令各言所樂，諸將皆占豐邑美縣，唯綝願封本鄉。或謂綝曰：「人皆欲縣，子獨求鄉，何也？」綝曰：「昔孫叔敖勑其子，受封必求墝埆之地，〈孫叔敖，楚相也。墝埆，瘠薄之地。叔敖將死，戒其子曰：「王封汝，必無居利地也。楚、越之閒，有寢丘者，甚惡，可長有以食也。」見《呂氏春秋》也。〉今綝能薄功微，得鄉亭厚矣。」帝從之，封定陵新安鄉侯，食邑五千戶，後徙封陵陽侯。

鴻年十三，從桓榮受歐陽尚書，三年而明章句，善論難，爲都講，遂篤志精銳，布衣荷擔，不遠千里。

初，綝從世祖征伐，鴻獨與弟盛居，憐盛幼小而共寒苦。及綝卒，鴻當襲封，上書讓國於盛，不報。既葬，乃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，留書與盛曰：「鴻貪經書，不顧恩義，弱而隨師，〈弱，少也。〉生不供養，死不飯唅，皇天先祖，並不祐助，身被大病，不任茅土。〈任，堪也。〉前上疾狀，願辭爵仲公，〈仲公，盛之字也。〉章寢不報，迫且當襲封。謹自放弃，逐求良醫。如遂不瘳，永歸溝壑。」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，甚相友善，及鴻亡封，與駿遇於東海，陽狂不識駿。駿乃止而讓之曰：「昔伯夷、吳札亂世權行，故得申其志耳。〈伯夷，孤竹君之子，讓其弟叔齊，餓死於首陽之山。吳札，吳王壽夢之季子也，諸兄欲讓其國，季子乃舍其室而耕。皆是權時所行，非常之道也。伯夷當紂時，吳札當周之末，故言亂世。〉春秋之義，不以家事廢王事。〈春秋衞靈公卒，孫輒立，父蒯聵與輒爭國。《公羊傳》曰：「輒者曷爲？蒯聵之子。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？蒯聵無道，靈公逐之而立輒。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？曰可。不以父命辭於王命，不以家事辭於王事。」故駿引以爲言也。〉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，可謂智乎？」鴻感悟，垂涕歎息，乃還就國，開門教授。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，顯宗

甚賢之。〈《續漢書》載駿書曰：「臣聞武王克殷，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之閭，二人無功，下車先封之，表善顯仁，爲國之砥礪也。伏見丁鴻經明行修，志節清妙。」由是上賢之也。〉

永平十年詔徵，鴻至即召見，說文侯之命篇，〈周平王東遷洛邑，晉文侯仇有輔佐之功，平王賜以車馬、弓矢而策命之，因以名篇，事見尚書也。〉賜御衣及綬，稾食公車，〈稾，給也。公車，署名，公車所在，因以名。諸待詔者，皆居以待命，故令給食焉。〉與博士同禮。頃之，拜侍中。十三年，兼射聲校尉。建初四年，徙封魯陽鄉侯。〈《東觀記》曰：「魯陽鄉在尋陽縣」也。〉

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、成封、桓郁、賈逵等，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，〈廣平王羨，明帝子也。《東觀記》曰「與太常樓望、少府成封、屯騎校尉桓郁、衞士令賈逵等集議」也。白虎，門名。於門立觀，因之以名焉。〉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，侍中淳于恭奏上，帝親稱制臨決。鴻以才高，論難最明，諸儒稱之，帝數嗟羨焉。時人嘆曰：「殿中無雙丁孝公。」〈《東觀記》曰：「上嘆嗟其才，號之曰『殿中無雙丁孝公』，賜錢二十萬。」《續漢書》亦同。而此書獨作「時人歎」也。〉數受賞賜，擢徙校書，遂代成封爲少府。門下由是益盛，遠方至者數千人。彭城劉愷、北海巴茂、九江朱倀皆至公卿。元和三年，徙封馬亭鄉侯。〈《東觀記》曰：「元和二年，車駕東巡狩，鴻以少府從。上奏曰：『臣聞古之帝王，統治天下，五載巡狩，至于岱宗，柴祭於天，望秩山川，協時月正日，同斗斛權衡，使人不爭。陛下尊履蒸蒸，奉承弘業，祀五帝於明堂，配以光武，二祖四宗，咸有告祀。瞻望太山，嘉澤降澍，柴祭之日，白氣上升，與燎煙合，黃鵠羣翔，所謂神人以和，荅響之休符也。』上善焉。」又曰「以廬江郡爲六安國」，所以徙封爲馬亭侯。〉

和帝即位，遷太常。永元四年，代袁安爲司徒。是時竇太后臨政，憲兄弟各擅威權。鴻因日食，上封事曰：

臣聞日者陽精，守實不虧，君之象也；月者陰精，盈毀有常，臣之表也。故日食者，臣乘君，陰陵陽；月滿不虧，下驕盈也。昔周室衰季，皇甫之屬專權於外，黨類強盛，侵奪主埶，則日月薄食，〈周室衰謂幽王時也。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。《詩·小雅》曰：「皇甫卿士，番惟司徒，家伯維宰，仲允膳夫。」其類非一，故言之屬也。〉故《詩》曰：「十月之交，朔月辛卯，日有食之，亦孔之醜。」〈十月之交，《詩·小雅》篇名也。孔，甚也。醜，惡也。周之十月，夏之八月也。八月朔，日月交而日食，陰侵陽，

臣侵君之象也。日辰之義，日爲君，辰爲臣。辛，金也。卯，木也。又以卯侵金，故甚惡也。〉春秋日食三十六，弒君三十二。變不空生，各以類應。夫威柄不以放下，利器不可假人。〈劉向上書云：「弒君三十六。」今據春秋與劉向同，而東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「三十二」，蓋誤也。威柄謂周禮之八柄，即爵、祿、生、置、予、奪、廢、誅也。利器謂國之權埶。假，借也。《左傳》曰「唯器與名，不可以假人」也。〉覽觀往古，近察漢興，傾危之禍，靡不由之。是以三桓專魯，田氏擅齊，六卿分晉；諸呂握權，統嗣幾移；哀、平之末廟不血食。〈三桓謂季孫氏、叔孫氏、仲孫氏。三家皆出自魯桓公，故言三桓。並專權魯國。至魯昭公，遂爲季氏所逐，平子乃攝行君事。田氏，陳敬仲之後，因自陳奔齊，改爲田氏，遂執齊政，至田和乃篡齊。六卿謂晉之智氏、中行氏、范氏、韓氏、趙氏、魏氏，並專晉政，韓、趙、魏卒三分晉國也。諸呂謂呂產、呂祿也。產領南軍，祿領北軍，謀危劉氏，故曰「統嗣幾移」。〉故雖有周公之親，而無其德，不得行其埶也。〈言親賢兼重，方可執政。孟子曰：「有伊尹之心則可，無伊尹之心則篡也。」〉

今大將軍雖欲勑身自約，不敢僭差，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，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，求通待報，雖奉符璽，受臺勑，不敢便去，久者至數十日。背王室，向私門，此乃上威損，下權盛也。人道悖於下，效驗見於天，雖有隱謀，神照其情，垂象見戒，以告人君。閒者月滿先節，過望不虧，〈易曰「天垂象，見吉凶」，故言見戒也。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。《東觀記》亦作「先節」，俗本作「失節」，字之誤也。〉此臣驕溢背君，專功獨行也。陛下未深覺悟，故天重見戒，誠宜畏懼，以防其禍。《詩》云：「敬天之怒，不敢戲豫。」〈詩大雅也。雷電震燿，天怒也。戲豫猶逸豫也。不敢自逸，所以敬天也。〉若勑政責躬，杜漸防萌，則凶妖銷滅，害除福湊矣。

夫壞崖破巖之水，源自涓涓；干雲蔽日之木，起於葱青。禁微則易，救末者難，人莫不忽於微細，以致其大。恩不忍誨，義不忍割，去事之後，未然之明鏡也。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，〈《前書》：「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。」左官者，人道尚右，舍天子而事諸侯爲左官。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。〉依託權門，傾覆諂諛，以求容媚者，宜行一切之誅。閒者大將軍再出，威振州郡，莫不賦斂吏人，遣使貢獻。大將軍雖云不受，而物不還主，部署之吏無所畏憚，縱行非法，不伏罪辜，故海內貪猾，競爲姦吏，小民吁嗟，怨氣滿腹。臣聞天不可以不剛，不剛則三光不明；〈三光，日、月、星也。天道尚剛。《周易》曰：「乾，健也。」《左傳》曰：「天爲剛德。」〉王不可以不彊，不彊則宰牧從橫。宜因大變，改政匡失，以塞天意。

書奏十餘日，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，屯南、北宮。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，憲及諸弟皆自殺。

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，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，帝以爲不均，下公卿會議。鴻與司空劉方上言：「凡口率之科，宜有階品，蠻夷錯雜，不得爲數。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，四十萬二人，六十萬三人，八十萬四人，百萬五人，百二十萬六人。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，不滿十萬三歲一人。」帝從之。

六年，鴻薨，賜贈有加常禮。子湛嗣。湛卒，子浮嗣。浮卒，子夏嗣。〈《東觀記》及《續漢書》「夏」字作「夔」也。〉

史評

論曰：孔子曰「太伯三以天下讓，民無得而稱焉」。〈此上《論語》載孔子之言也。鄭玄注云：「太伯，周太王之長子，次子仲雍，次子季歷。太王見季歷賢，又生文王有聖人表，故欲立之，而未有命。太王疾，太伯因適吳、越採藥，太王歿而不返，季歷爲喪主，一讓也。季歷赴之，不來奔喪，二讓也。免喪之後，遂斷髮文身，三讓也。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，故人無得而稱焉。」〉孟子曰「聞伯夷之風者，貪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」。若乃太伯以天下而違周，伯夷率絜情以去國，並未始有其讓也。〈違，去也。未始猶未嘗也。言太伯、伯夷率性清絜，超然去國，未嘗故有求讓之名。〉故太伯稱至德，伯夷稱賢人。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，徇其名而昧其致，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。〈徇，營也。言二子非故立讓風以求聲譽，故至德稱於前古。後代之人直欲營慕其名，而昧其深致，所以激射詭譎之行生，而取與之閒多詐妄矣。〉至夫鄧彪、劉愷，讓其弟以取義，使弟受非服而己厚其名，於義不亦薄乎！〈彪讓國異母弟荊及鳳，愷以國讓弟憲，帝皆許焉。弟不當襲爵，故言非服，而彪、愷皆獨受美名，而陷弟於不義也。〉君子立言，非苟顯其理，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；立行，非獨善其身，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。言行之所開塞，可無慎哉！原丁鴻之心，主於忠愛乎？何其終悟而從義也！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。

贊曰：五更待問，應若鳴鍾。〈《禮記》曰：「夙夜強學以待問。」又曰「善待問者如撞鍾，扣之以小者則小鳴，扣之以大者則大鳴，待其舂容而後盡其聲，不善荅問者反此」也。〉庭列輜駕，堂修禮容。穆穆帝則，擁經以從。〈從，就也。〉丁鴻翼翼，讓而不飾。高論白虎，深言日食。〈春秋經書「日有食之」。杜注云：「日食者，月掩日。聖

人不言月掩日，而以自食爲文，闕於所不見也。」〉

校勘記

一二四九頁三行桓榮字春卿按：集解引汪文臺說，謂《書鈔》云字子春。

一二四九頁三行事博士九江朱普按：王先謙謂今本東觀記作「朱文剛」。

一二五０頁一行入使授太子刊誤謂案文「入使」當作「使入」。按：孔廣陶校注本北堂書鈔五十六引續漢書作「入授太子」，無「使」字。張森楷校勘記謂治要無「使」字。

一二五０頁四行引閎弘為議郎按：東觀記無「弘」字。

一二五０頁八行建武十八年夏旱汲本、殿本「十八年」作「十六年」。按：光武紀建武十八年夏五月旱，是作「十六年」者誤也。

一二五０頁一一行戲弘字奉卿按：「奉」原斗「秦」，逕據汲本、殿本改正。

一二五０頁一一行吳郡人也按：張□謂吳郡順帝時置，榮時乃會稽郡耳，「郡」當為「縣」。

一二五三頁五行食邑五千戶按：東觀記作「五百戶」，雲後以五更祿終厥身。

一二五四頁五行則真邪幾於辨矣按：王先謙謂「真」蓋「貞」之誤。

一二五四頁一０行並解見吳漢傳按：集解引黃山說，謂注誤，乃見公孫述傳。

一二五五頁一行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按：刊誤謂漢無監虎賁官，蓋是「兼」字，與丁鴻同也。

一二五五頁一四行則切而不勤按：集解引沉欽韓說，謂大戴禮保傅篇作「切而不攘」，賈誼傳及新書作「切而不媿」。

一二五六頁一行召訓按：集解引惠棟說，謂本傳作「馴」，徐廣雲馴古訓字。

一二五八頁六行典執政無所迴避刊誤謂典為御史，非執政者，「政」當作「正」。

按：御覽四二七引作「正」。

一二五九頁五行糲食醋餐按：聚珍本東觀記「醋餐」作「粗餐」。

一二五九頁六行時太守向苗按：校補引錢大昭說，謂鸞，沛國人，苗當為國相，桓典之為孝廉，國相王吉舉之，是其證。此云「太守」，誤。

一二五九頁七行復征*(辟)*拜議郎刊誤謂征則上征之，辟則諸府辟之，議郎當雲征而已，明多「辟」字。今據刪。

一二五九頁一０行*[除]*陳留巳吾長據汲本、殿本補。

一二六０頁六行一無所*(當)**[留]*據殿本改，與聚珍本東觀記合。

一二六一頁三行*[猛]*雅善彬等據汲本、殿本補。按：御覽二一五引重「猛」字。

一二六一頁四行彬遂以廢按：御覽二一五引「以」作「見」。

一二六一頁六行所著七說按：校補引侯康及柳從辰說，並謂「七說」當作「七誤」。

一二六一頁六行夙智早成岐嶷也按：刊誤謂案蔡邕本以早成為一德，傳寫之誤，反以「岐嶷」在下，當云「夙智岐嶷，早成也」。

一二六一頁一三行*[孔]*子曰據汲本、殿本補。

一二六二頁四行丁鴻字孝公按：王先謙謂李善文選注作「字季公」。

一二六三頁七行九江人鮑駿按：集解引惠棟說，謂袁宏紀「駿」作「俊」。

一二六三頁一五行故言亂*(也)**[世]*據殿本改。

一二六四頁一行父蒯聵與輒爭國按：汲本、殿本「聵」作「瞶」。下同。

一二六四頁二行不以父命辭於王命按：陳景雲謂按公羊傳本文，當作「不以父命辭王父命」。

一二六四頁一〇行魯陽鄉在尋陽*(郡)**[縣]*也集解引洪亮吉說，謂漢時止有尋陽縣，屬廬江郡，此「郡」字蓋「縣」字之誤。今據改。

一二六四頁一三行數受賞賜擢徙校書刊誤謂漢校書者郎官而已，鴻已為二千石，不當以校書為擢徙也，明衍「校書」二字。集解引惠棟說，謂如劉說，則「擢徙」二字無所附麗，或作「尚書」。校補謂案劉意，「擢徙」二字承上「數受賞賜」為一句，不必有所附麗，尚書六百石，亦非二千石擢徙之官。此傳但云「校書」，未言「校書郎」，則「賞賜擢徙」與「校書」各為一事，原不必校書定為官名。今按：句當有脫鬥，諸說皆未諦。

一二六五頁四行同斗斛權衡按：「同」原斗「角」，逕據汲本、殿本改正。

一二六五頁一二行弒君三十二按：「弒」原斗「殺」，逕據汲本、殿本改正。

一二六六頁一一行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也按：殿本「心」皆改作「志」，取與今本孟子合。校補謂案周章傳論已引作「心」，官本同，周廣業據為孟子異本是也。

一二六六頁一四行雖有隱謀按：集解引王補說，謂袁宏紀作「雖欲隱諱」。

一二六七頁二行東觀記亦*(雲)*作先節據校補刪。

一二六七頁一三行左傳曰天為剛德按：汲本、殿本注無此七字，而有「天道終日干干是其剛也」十字。

一二六八頁五行*[湛]*卒子浮嗣。據汲本、殿本補。

一二六八頁一０行而己厚其名按：集解引惠棟說，謂華嶠書「厚」作「享」。